

进入茶室,碎步前往壁龛拜赏书轴,大字小字穿插的《不老千年翠》,里千家第十五代家元鹏云斋千玄室的期颐之笔,健劲潇洒,令人见到笔墨背后,这位文学、哲学双料博士茶人的雍容蕴藉。茶事中礼敬挂轴和荷花,内心本当出奇地安宁,而当下的我端视着约翰福音和应季芍药,心中却有起伏。

百寿千玄斋

京都的日本茶道资料馆正在举办里千家鹏云斋百寿纪念特别展。千玄室百寿乃为日本茶道界的盛事。千玄室提倡“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念,致力于世界和平。他去过60多个国家,是联合国非遗大使,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的第一位茶人。除4月19日百寿正寿之日千玄室庙宇献茶外,日本新闻连续刊载了百寿千玄室的访谈文章,尤其

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第二年1979年,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千玄室。这次会见,成为千玄室日后百余次访问中国,传播日本茶道文化,以茶道来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重要契机。

作为里千家第十四代长子的千玄室继承父位成为第十五代家元,长女也就是千玄室之姐弥弥子,著作等身,也是我涉足日本茶道的引路人。特展中展出了千玄室同时期手制的茶碗茶勺等茶器作品,从那些简约朴素且静穆幽玄的作品中,我读到了残缺美、质朴美、陈古美,还有难以言喻的那种不完美中的无常之美,尤其那一尊去年九十九岁百寿之年手制的刻有“和寿”二字的大樋烧白釉茶碗,侘寂之外透逸着温润祥瑞,



鸟啼荔枝红
齐铁侠 诗书画
鸟声响了/荔枝红了/
竹篮满了/眼睛甜了/

拙厚古朴而高蹈清雅,简易高人致,荡涤尘埃独留孤迥,岁月的铸就支撑起作品境界高度。特展中也观赏到了千玄室不同时期的墨宝。其中一字的穷款《隼》,隼是一种强胜于鹰的猛禽,为

1943年的挥毫,饱蘸浓墨笔力遒劲的行楷,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可以想象千玄室年轻时的英气勃勃。《清坐茶味友》,去年九十九白寿之笔,以清新之心静坐吟咏茶味。同道茶友见我仁立书轴前久不移步,提醒我说:“今日茶席花是芍药,花开三分真值妙好。”

想起一则往事。早年间参加一次晚宴,少不更事,诚惶诚恐。文化圈的社交热闹非凡,大小人物频繁现身。当晚我穿着体恤衫坐在一个长桌的一头,谨小慎微,拘束木讷,却记住一位前辈对我的教诲: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观察,这是让自己减少紧张和不安情绪的良方。我观察餐桌和餐椅,观察餐盘和餐具,观察餐桌上设计复杂的灯具……当我观察到餐桌的另一头是个笑容可掬的白发老先生,我认为自己找到了重要的目标。在网络见过他的照片和介绍,真切切是个大人物。那时我想起另一位前辈对我的教诲:与社会名流的合影有助于增加写作的自信心和发表作品的机会。于是我抓紧时间上前与老先生要求一张合影。老先生大方答应了我。老先生虽是外国人,却熟稔中文,他就是马悦然。他挽着我的手臂,幅度很小,让人感受很自然。甚至在拍摄者要按下快门的一刹那,他爽朗地说了一个中文字:笑。我原

本只是抿嘴,忽然就笑了。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一张完美的合影。我和马悦然先生的见面有了证据。

与马悦然合影

回到上海之后,我连夜把照片从相机导入电脑,发到陈村先生主持的网络论坛,小众菜园。那曾是一个作家俱乐部,一个网上的沙龙,聚集了全国数百位大小老少作家和文化行业从业者。吴亮先生醒得早,他是第一个看见这张合影的人,而后他郑重宣布(在照片下面留言评论):小饭是所有中国作家里,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

在那个清晨,吴亮先生展示的是一种属于文学的幽默感,同时也很促狭。几个小时过后,这句留言把包括陈村先生在内的一众老少作家成功逗乐。

在那个清晨,吴亮先生展示的是一种属于文学的幽默感,同时也很促狭。几个小时过后,这句留言把包括陈村先生在内的一众老少作家成功逗乐。



前几天在家中整理旧物,发现了一张自行车行驶证,不由得想到了那辆28英寸黑色永久牌自行车,它负载着我太多甜酸的回亿。那是父亲骑的车。记得自己上小学时,每天傍晚就翘首以盼父亲下班回家。父亲骑车到家门口后,总是笑眯眯地把他那个灰旧的书包递给我,里面有一瓶牛奶。牛奶是父亲单位发的,因父亲在上海树脂厂工作,厂里领导关心在化工厂工作的职工身体,每天上班给职工发一瓶牛奶。父亲自己舍不得喝,总是带回家给我喝。

父亲寄希望我能学有所成,我从小学到高中,每次家长会都是父亲去的。当我被大学录取后父亲特别高兴。他去大学报到的前几天,他特地给我买来了皮箱、学习夹、文具盒等用品。报到的当天,父亲骑车带着我的皮箱、被褥等先到学校,我坐公交车后到。我们去报到时才发现我照片忘带了,父亲马上骑车回家去拿,路上单程要40分钟左右。等他拿好照片骑车再到学校时,集中报到处已收摊了。第二天上午父亲陪着我冒着大雨分别到学校一个个相

自行车

相关部门去报到登记,完成后他就骑车去上班了。为送我到大学报到,55岁身体欠佳的父亲骑车三个来回,毫无怨言。我读大一下学期一个星期天下午,父亲因身体不适在家里休息。他突然对我说要去厂里,我说您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去了。他执意要去,我只得拿着他的灰旧小包,扶着他从5楼走下来到了车棚。父亲吃力地跨上了用了多年的永久牌自行车缓慢地向厂里骑去。过去他再也没有回家,不久就病故了。父亲离世后,我骑着他留下的自行车读完了大学。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早上我骑着自行车上班时,母亲就在阳台上目送我远去,傍晚她就趴在阳台上等我下班回家。看到我自行车停进车棚,母亲有时会从6楼跑下来帮我擦车,把车擦得油光

亲吃力地跨上了用了多年的永久牌自行车缓慢地向厂里骑去。过去他再也没有回家,不久就病故了。父亲离世后,我骑着他留下的自行车读完了大学。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早上我骑着自行车上班时,母亲就在阳台上目送我远去,傍晚她就趴在阳台上等我下班回家。看到我自行车停进车棚,母亲有时会从6楼跑下来帮我擦车,把车擦得油光

回首那些年,一切仿佛还在昨天。自从18岁走进车间大门的那一刻,我与盾构这个庞大而精密的工业产物之间,就结下了长达28年的不解之缘。当时,我还只是一名普通的电工,工作既枯燥又辛苦。在隧道里安装检修,一待就是大半天。常常下隧道时还是白天,出来就已经是黑夜,时间在地下似乎变得模糊。然而,盾构所蕴含的高度精密的创新技术,以及它在施工过程中所创造的壮丽景象着实令人着迷。这种复杂性激发了我对盾构技术的强烈好奇心,这让我坚持到现在。上海这片土地,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和故事。1998年,地铁二号线人民广场站到南京东路站的隧道项目正在建设。为了保证盾构能够随时能量满格、战斗力十足,我所在的保环队伍需要24小时值守,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正值夏季,工地上又热又潮,隧道里就更不必说了。当我踏入地下隧道,闷热的空气和汗水瞬间浸透了我的工作服。炙热的空气中还弥漫着泥土和水汽的味道,令人感到闷热和沉重。盾构的轰鸣声充斥着整个隧道,我们之间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形的拉锯战。那会儿,我排线布阵一贯遵循“实用主义”。眼花缭乱的排线直让师傅叹息不已,“六六啊,你真是个没啥艺术天赋,这盾构要是会说话,肯定成天喊神经疼”。这让我很不服气,心里暗想,神经不也是乱的吗?但还是暗暗跟这一根根线较上了劲儿。后来,当线路慢慢变得整齐、规律、对称,仿佛是准确复原了钢琴上的键位,演奏出了令人心

送鞋垫

1972年冬天,我这个知青在井冈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被批准应征入伍。因我的父母远在上海,乡亲们商量着要好好送我进部队。在我踏上征途的前一天早上,妇女队长冬妮婁婁捧来一叠鞋垫说:“这是村里妇女这几天赶制出来的。”我当时拼命克制自己,不让眼泪掉出来,连声答应:“一定为乡亲们争光!”晚上,整理行装时,我仔细地看了表嫂们亲手缝制的十五双鞋垫,那些赶制出来的鞋垫做工真精细啊!造型美观,都配有各类图案,鞋垫上除了绣有井冈山杜鹃花、青松、翠竹等图案以外,还绣有“拥军爱民”“前程似锦”等祝福、励志的字句。井冈山是革命老区,子弟兵参军送鞋垫有着悠久的传统。看着乡亲们送的鞋垫,让我感叹万千,看似简单的一针一线,实则饱含浓浓的军民情。在部队摸爬滚打了好几年,那十五双鞋垫,磨烂了十双,穿下的五双,再也舍不得穿了。退伍后,每逢“六月六,晒衣裳”,翻出这些鞋垫晾晒,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井冈山那个偏僻的小山村。

从“神经疼”到“工业美”

情愉悦的曲子,我才第一次感受到师傅说的“工业美感”。在这磨合的过程中,我竟然产生了一种与老搭档合作愉快的感觉。封闭的地下,我操作着控制台,感受着盾构的震动和噪声,仿佛能够听懂它的回应。还记得有一年世界杯,我们为了不错过比赛,把电视机带到工地上,空闲之余找了块稍微清静的地儿,摆好电视,聚集在一起看比赛。在法国和巴西的那场决赛,大伙一起为各自喜欢的队伍呐喊助威,它也静静地陪着我们。那会儿,交通出行还是个难题。出门要挤公交,过江要坐轮渡,越江的隧道和大桥只有区区几条,地铁也只有一号线,犹记得一号线的终点站锦

米兰·昆德拉没能成为音乐家

黄健镁
米兰·昆德拉去世了,终年94岁。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他的父亲卢德维克·昆德拉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曾担任过布尔诺音乐学院院长和布拉格查理大学音乐教育学院院长。深受音乐家父亲的影响,米兰·昆德拉从小接受了深入的音乐教育,后来又师从多位著名音乐家,音乐教育对他的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音乐出现在他的作品里,不仅涉及内容,更涉及形式。1984年,他向法国龚古尔学院主席贝尔纳·皮沃表示:“我背叛了音乐,可当我构思我的小说时,某种音乐的东西始终在我头脑里。”25岁前,昆德拉曾花费大量时间用于作曲,他的第一首乐曲是由钢琴、中提琴、单簧管和打击乐器演奏的四重奏。正如他后来所述的那样,这首四重奏的结构提前预示了他未来小说的结构:由七个部分组成的复调,多个统一的主题将乐器内容与异质风格连

接在一起。虽然没成为音乐家,深厚的音乐教育背景为他的文学作品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风格。1966年在与记者安东宁的访谈中,昆德拉承认父亲对其作品及更普遍意义上对其理解艺术的方式的影响,他不断地表达对音乐家父亲的感激和钦佩。没走上音乐的道路,兜兜转转,米兰·昆德拉倒是宿命般走上了小说家创作之路。在堂兄的影响下,米兰·昆德拉的几首诗在文学杂志《青春纪事》发表了,高中生米兰·昆德拉就此进入布拉格文艺界。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他致力于诗歌创作,把音乐学习中获得的有关节奏与旋律的知识用于写作。而立之年时,昆德拉决定放弃诗歌,转向小说创作。小说创作让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轻快与乐趣,也显示了他那不可估量的文学前景。没有成为音乐家的米兰·昆德拉说:“我还是找到了自己的调子,相对于世界和我自己的人生,反讽距离,简单地说,就是我的小说家之路。”

高阳是位不折不扣的老饕,他曾写过一篇《豆腐的滋味》。在文末他写道:“在香港,人们谈起吃豆腐,多半都会称赞东江菜中的酿豆腐。我却未敢苟同,因为把鱼肉切成碎屑嵌在豆腐内,豆腐的原味和鱼的鲜味并未能化而为一,这是个很大的缺陷。”文章发表后,立马出现了一篇辩驳高阳的文章,题目是《与高阳先生谈酿豆腐》,作者署名“李青慧”,他上来直接就认定:“高阳先生在香港吃到的东江酿豆腐是冒牌货!有名无实,难怪他对东江酿豆腐的称赞未敢苟同了。”李青慧告诉了高阳什么才是真正的东江酿豆腐:真材实料的东江酿豆腐,不但馅料不是鱼肉,同时豆腐本身也不像现在市面上买到的那样糟……酿豆腐的料子是瘦肉为主,加一些鲜虾、猪肝、咸鱼做配料,既鲜甜、又甘香。豆腐酿好之后,要即刻下锅,煎豆腐不能不讲经验,炉火不能过旺,最好是文火,还须频频在锅里浇一些新鲜的热猪油,熟了酿豆腐便呈淡淡的金黄色。如果煎的功夫到家,

豆腐的原味和肉馅的鲜美是能够化而为一的。吃酿豆腐少不了生菜、辣酱。你想想,绿色的生菜包裹住黄澄澄的酿豆腐,馅上面涂一两滴绯红色的辣酱,那色调就够引起人们的食欲了。李青慧如此清楚东江酿豆腐,原来他从小就是吃这样的酿豆腐长大的,是作者的家乡菜。李青慧原名叫李华,东江的兴华县人,文艺青年一个,喜欢舞文弄墨,与武侠作家风雨楼主不仅是老乡,而且两家还是世交。风雨楼主原名曾焯文,武侠小说仅是他众多文学作品之中的一种罢了。李青慧同风雨楼主,经常邀上众人到家里吃东江酿豆腐。李青慧说他太太做得最正宗,诸多文友也多是老饕,自然都是识货之人。可惜高阳前辈,竟然吃到假的东江酿豆腐呢。

东江酿豆腐

茶本

豆腐酿好之后,要即刻下锅,煎豆腐不能不讲经验,炉火不能过旺,最好是文火,还须频频在锅里浇一些新鲜的热猪油,熟了酿豆腐便呈淡淡的金黄色。如果煎的功夫到家,

江乐园站旁边还都是农田。而今,上海已经开通了二十条地铁,总里程达到800公里以上,地铁车站有500多个,越江隧道和大桥将近有30条,大大方便了出行。现在每次经过人民广场,特别是坐在地铁二号线,看着自己挥洒青春的地方,我都忍不住和女儿叨叨一番。她津津有味地听着,老是央求我再多说些。后来我才知道,小姑娘每次听完,转头去学校里就把故事告诉给小伙伴们,赚够了崇拜的目光。后来重复次数多了,小姑娘不乐意听了。慢慢地,姑娘在我的唠叨中长大了,盾构也在创新研发中迭代升级……

十日谈

地下本无路 责编:郭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葛峰书记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承载着预制构件智造之梦的超级工厂。